



儿 童 话 剧

孩子們的法庭

榴 紅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孩 子 們 的 法 庭

榴 紅 著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成都

內 容 介 紹

某大学右派学生兴风作浪，猖狂向党进攻。小学生郭獵、溫鴻源、胡霞珍等揭去了他們的反动大字报，右派女將苟月英企图乘机抓个口实，向郭獵等人逼供。孩子們机警的識破了右派詭計，勇敢的向这些坏蛋展开了斗争，并在一批左派大学生、工人叔叔及农民叔叔們的支持下，获得了最后胜利。

• 兒童話劇 •

孩 子 們 的 法 庭

榴 紅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狀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新华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重慶印制第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 14頁 · 1印张15,000字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90 定价：(3) 1角

統一書号：R 10118 · 242

某大學一間教室，大鳴大放期中被一小撮右派大學生占作了他們的據點。教室門上挂着“虎社”字樣的牌子；牆上貼着“大鳴大放，大斗大爭”“從黨委會手中奪回民主自由”“衷心擁護、全力支持苟月英社長”等標語和胡亂畫成的一些漫畫，有的十分恐怖，有的極其庸俗。

開幕時，靠窗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全校有名的右派女將苟月英。她現在正是得意忘形，有點醉醺醺、飄飄然的時候。她坐在一把藤椅上，望着天花板，在想什麼。在她對面，是一個戴黑眼鏡的、年紀稍大的大學生，正伏在桌上，把苟月英口述的詞句，寫到大字報上。這是苟月英的忠實信徒楊書明。

〔靜場片刻。〕

楊書明（停住了筆）接着怎麼寫呢？

苟月英（站起來，做得很神氣的）“我們應該注意到：我們的鬥爭還是多么孤立和分散，大學生們的個體行動還沒有聯合成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全綫的進攻。這是缺點——萬分危險的缺點。特別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是最狡猾、最頑強的中國

共產黨……”（立即）不，太明顯了。羣衆會看出來的。改成“三大主義”。

楊書明（把自己寫的念了一遍）好極了。有力量！詞句又驚人又美麗！

苟月英（掩不住得意的神氣）別誇獎了，我們的目的并不是要學會做文章。馬上貼出去！

〔楊書明拿着大字報走出去；另一個叫陳永富的右派大學生拿着一封信走進來。〕

陳永富（對苟月英）你的信。

苟月英 哪兒來的？

陳永富 沒有寫地址。（把信交給她）

苟月英（迅速地將信拆開讀着，讀到什麼地方，禁不住說出口來）勸我出國的！

陳永富 勸你出國的？

苟月英 你看。（把信給陳永富，陶醉地坐下）

陳永富（輕聲讀信）“如果一旦需要的話，我們可代您辦出國護照，供給全部路費，先到香港，然後去台灣或去美國，聽您的方便……”

苟月英 快燒了！記住通訊地址。

陳永富 沒有通訊地址。“如果願意，請在一周內任何一個下午，五至六時，到人民公園紀念碑附近來聯系，自有人接洽。”

苟月英 別念了，快把它燒了！別讓它落到他們手里。

〔門突然推开，闖進一個人來。兩人都着實吓了一跳，陳永富立即把信藏到桌上的一疊對方紙下面。進來的原來是他們的自己人——又一個右派大學生。〕

闖進來的右派大學生 老苟！

苟月英 什么事？

闖進來的右派大學生 不知打哪兒來了幾個小學生，把我們的大字報全撕了，連楊書明剛才貼出去的一起……

苟月英 （凶惡地）光撕了我們的？

闖進來的右派大學生 不，“民主社”的，“大黃藥店”的，“毒蛇”的都撕了。還貼了他們自己的。

陳永富 “鐮刀與錘子”的撕沒有？

闖進來的右派大學生 沒有。

苟月英 “太陽”的呢？

闖進來的右派大學生 都沒有。他們只要看見有擁護共產黨的字樣，就沒有撕。

苟月英 小壞種！

陳永富 一定有人指使！

苟月英 （想着）這是誰指使的呢？（下定決心）好！

來得好！我一定要揭穿他們的陰謀！一共幾個

人？在哪兒？
闖進來的右派大学生 四个。有一个是女孩兒，在圖書館門口。

苟月英 楊書明呢？
闖進來的右派大学生 還在那兒。

苟月英 走，把他們抓來。

〔三人同下。〕

〔靜場片刻，傳來孩子們的爭辯聲：〕

溫鴻源的聲音 為什麼抓我們？

郭獵的聲音 你們憑什麼抓我們？你們是土匪還是什麼！

苟月英的聲音 我們不是說了，要請你們來商量一件事嗎？

郭獵的聲音 這就叫做請？哼！

〔苟月英、楊書明、陳永富和另外五個右派大学生推溫鴻源、郭獵和胡霞珍上場。孩子們手里捏着不少撕來的大字報和標語。〕

苟月英 （假惺惺地）這就是我們的辦公室，請進來。

郭 獵 （使勁甩開推他的大学生）推什麼？推！你是美國憲兵還是什麼？

〔孩子們打量這間陌生的屋子。〕

溫鴻源 （看見門上挂着的牌子，低聲對自己的同伴） 他

們是“虎社”的。（大聲對荀月英）你們為什麼說
你們是黨委會的？

郭 獵 （吼叫起來）我早就知道！你們太不要臉了！

楊書明 （對荀月英，擔心地）還有一個跑了。

荀月英 別管他，三個已經夠了。勇敢的小朋友們，
請坐，先別嚷。

郭 獵 （四面望着）這兒也有很多廣告哩。（朝牆腳
走去）我要看看寫的什麼。（趁不防跳上桌子，把所有
的反動標語都扯下來）盡是些污七八糟的東西。

〔有兩個右派大學生跑過去把他拉下來。

右派大學生們 你為什麼撕我們的標語？

郭 獵 我撕的是反動標語。

〔右派大學生們一時找不到話說。互相望了望。

〔胡霞珍一直在仔細觀察着。她忍不住笑了笑。

荀月英 你笑什麼？

胡霞珍 我笑呀，我笑你們答不上腔兒了。

荀月英 （故意籠絡地）你是一個安靜的孩子，不要
學他們，你應該是一個好學生。（見胡四處望）你
看什麼？

胡霞珍 不想告訴你。

郭 獵 胡霞珍，少跟她說那麼多。問她為什麼騙我
們，把我們拉到這兒來？

苟月英 好吧，馬上就會告訴你。你們坐下吧。

〔右派大學生們拉孩子們坐，孩子們倔強地站着。〕

苟月英 不坐也好，就站着回答我們的問題。（低聲對楊書明）記下來，我們要問個水落石出，看是誰指使的。哼！只要抓住這個，我們就有話可說了。

〔孩子們沒有經驗，互相望着，只能表示不怕。〕

苟月英 小朋友，我希望你們能說老實話……

郭 獵 （迅速地打岔她）別慌呵！你還沒有回答我們，為什麼要拉我們到這兒來。

楊書明 （抬起頭來）因為你撕了我們的大字報。

郭 獵 你也撕了我們的。

楊書明 你先撕！

郭 獵 （一頓）我撕的是反動標語。

苟月英 好了好了，不作那些沒意思的爭論了。（故作和藹）小朋友，不是因為你們撕了我們的大字報，就抓你們來，我們是想請你們來，弄明白幾個問題，希望能夠幫助我們。

〔孩子們互相望了望，用眼色推舉溫鴻源去应答。〕

苟月英 （笑着）願意嗎？

溫鴻源 （強硬地）要問就問吧！

苟月英 你們是哪一個小學的學生？

溫鴻源 臨川口小學的。

苟月英 呵，我們還是鄰居呢。（望了楊書明一眼）

〔楊書明迅速地記錄着。〕

苟月英 你叫什麼名字呢？

溫鴻源 （遲疑地望着同伴）……

郭 獵 不說！

〔胡霞珍却用眼光告訴他：“別怕，可以說。”〕

溫鴻源 溫鴻源！

苟月英 （問胡霞珍）你呢，小姑娘？

胡霞珍 胡霞珍！我不是什麼小姑娘。

苟月英 （對郭獵）你呢？

郭 獵 郭獵。又怎麼樣！

苟月英 好。（又望了楊書明一眼）

楊書明 （仔細地看了看郭獵）聽你的口音，是重慶人吧？

郭 獵 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苟月英 還是讓我們和和氣氣地談下去吧。你們既然是小學生，為什麼跑到我們大學里來呢？

溫鴻源 （不慌不忙）因為我們聽說，你們這兒貼了許多反動標語，我們是專門來撕反動標語的。

苟月英 呵，對了，很好。（對楊書明）記下來，他們是“聽說”。

郭 獵 （低声对胡霞珍）为什么讓他們問我們？

胡霞珍 （盯着苟月英叮囑楊書明把什么寫下來，知道受騙了，但一时还搞不清楚是回什么事） 好，別忙。

苟月英 （提高了声音）那么是別人叫你們來的囉？

溫鴻源 不，是我們自己來的。

苟月英 （大失所望）这就不对了。还是象剛才一样，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是誰叫你們來的？

郭 獵 （忍不住了）我們有脚，未必不会自己走路！

苟月英 你不是說，你們是听說我們这兒……

胡霞珍 （心里想明白了，打断她）別忙，我要問一句！

苟月英 （不屑地）問吧。

胡霞珍 你是法官嗎？

苟月英 （一怔，勉強鎮靜地）是又怎么样？

胡霞珍 这兒是法庭？

苟月英 （猜不出对方的目的）我們就假如它是吧。

〔右派大学生們都对這女孩子的問話表示驚異。〕

胡霞珍 是代表人民的法庭，还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法庭？

郭 獵 （把手一揮）說！

〔有一个从窗外走过的大学生，听見声音停下了脚步。〕

苟月英 （冷笑了一声，想用声音來压服）自然是代表人們的法庭！

胡霞珍 依我看，你們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法庭。

溫鴻源 代表台灣的法庭。

郭 獵 （得意洋洋地）她是台灣派來的母法官！

苟月英 （臉紅筋脹地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小坏种！

郭 獵 你才是坏种！

胡霞珍 反动分子！

溫鴻源 叛徒！

胡霞珍 這兒是新中國，不是台灣。我們走！

〔三个孩子朝門口走去。

苟月英 （凶惡地）把門关了！

〔一个右派大学生立刻把門关了。

窗外的大学生 （走過來貼窗站着）为什么要关門呢？

苟月英 （這才發現了他）不关你的事兒！

窗外的大学生 你們不是說，你們是最公正的嗎？

（指了指門）难道說这就叫公正嗎？

苟月英 我知道你，你是“紅纓槍”的編輯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窗外的大学生 從來也沒有隱瞞过，苟月英先生。

楊書明 公然拿着紅纓槍到這兒來了。正人君子！

窗外的大学生 是的，我拿着紅纓槍到你們這兒來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一切污穢的、骯髒的東西挑開，好叫人們來消滅它，不讓它臭着人的

鼻子。

郭 獵 叔叔，這兒是最骯髒的了。

荀月英 （對窗外的大學生，威脅地）你阻礙整風運動！

窗外的大學生 呵，你們也記得整風運動。

荀月英 滾開！

窗外的大學生 我本來就不想跟你多說話。回頭見
吧。再見，小朋友，你們稍微忍耐一下就會出來的。這兒是新中国，不是台灣，不要怕！（下）

孩子們 （高興極了）再見，叔叔！我們不怕。

荀月英 哼，你們都壞透了！

郭 獵 你們才壞透了，你們是世界上最壞的人了，
簡直就說不出有多壞！

楊書明 （和荀月英耳語）要是他去通知他們……

荀月英 那你快去盯住他。

楊書明 最好另外搬一個地方。

荀月英 用不着。你快去，用一切手段拖住他！自行車
車在外邊。

〔楊書明出門，騎自行車下。〕

〔右派大學生們擔心地交頭接耳，有兩個人相繼離開。〕

〔孩子們也低聲嘀咕着。〕

荀月英 （凶惡地）要是你們今天不講是誰叫你們來的，就休想從這兒走掉！

溫鴻源 我們自己來的。我們想走就要走！

郭 獵 你是什么妖怪婆嗎？你想把我們煮來吃掉嗎？

胡霞珍 我家就住在你們學校里，你們貼的反動標語，我每天都看見，我們來不得嗎？

溫鴻源 我們還要把全校的同學都引來。

郭 獵 （得意地沖口說出）我們的羅明生早就回去報信去了，等會我們的人來了，我們要把你們捶成肉醬！

苟月英 （對剩下的幾個右派大學生）我們立刻轉移，到繪圖室。帶走！

〔大學生們已不得離開這裡，立刻來拉孩子們。〕

胡霞珍 （掙扎着）我們不走！

溫鴻源 我要喊了！

郭 獵 （真的喊起來）有土匪……

〔拉他的大學生立刻捂住他的嘴。〕

〔幕後突然傳來孩子的喊聲：溫鴻源……〕

溫鴻源 他們來了！（掙脫，跑向窗口）噯！在這兒吶！

〔聲音 郭獵……〕

〔女孩子的聲音 胡霞珍……〕

溫鴻源

胡霞珍 我們在這兒，快來……

郭 獵

〔声音 同學們，找到了，在這邊，都過來！〕

郭 獵 （特別快活，掙扎着）你等着，我們的人來了！

苟月英 （急忙關上門）壞種！

陳永富 老苟，我看把他們放了吧，跟這些小孩子爭論，沒有什麼意思。

另一個右派大學生 把他們趕出去不就完了。

溫鴻源 你們怕了嗎？我們不想走啦！

郭 獵 他們怕了，快來，他們怕了呀！

苟月英 （下決心地）把窗子關起來！

〔右派大學生和孩子們爭奪窗子。孩子們終於被拉开，窗子關起來了。一羣孩子涌來，猛烈地敲擊着窗子，捶打着門板。〕

孩子們 （在窗外七嘴八舌地嚷着）把我們的人放出來！

放出來！把門打開！打開！（有幾個孩子爬上了窗台）

把我們的人放出來！打開門！土匪！特務！

郭 獵 （掙扎，歡叫）他們怕了，他們怕了！

苟月英 （故作鎮靜，對她的嘍囉）把他們放开！（跳上桌子，拉开兩扇窗門，孩子們的呼聲立刻潮水般地涌進來）

小朋友，你們是來講道理，來爭鳴的，還是來打架的？（見有孩子要翻進來了，立刻关上窗門）

孩子們 （在窗外）把我們的人放出來！

苟月英 （拉开半頁窗扇）放了，放了，我問你們……

(又关上窗子)

[温鴻源、胡霞珍跑到門边，拉開門。孩子們朝屋里挤。兩個大学生把温鴻源和胡霞珍推了出去，使勁頂住門，却再也頂不嚴了。]

郭 獵 (跳上一个窗台，拉開窗扇，把撕來的標語拋給孩子們) 这就是他們的反动標語，他們要推翻共產党!

苟月英 (跳過來把郭獵推了出去，兩手抓住窗扣) 听我說，听我說，你們別嚷! 你們願不願意派代表，我們來講理，敢不敢講理?

孩子們 (在窗外繼續嚷着) 有什么不敢! 还怕了她啦! 問她为什么要反对共產党! 要講理就陪她講理! 温鴻源去跟他們办交涉! 对，温鴻源去! 別嚷了。

[温鴻源被推送到窗前來。]

温鴻源 听見沒有? 我們不怕講理，要講就講吧!

苟月英 (玩弄欺騙手段) 你們先把代表选好，到这屋子里來，我們慢慢講，剩下的人全部回去。

孩子們 我們不回去! 你們又想关我們的人!

郭 獵 (在窗外) 今天不打敗你們，我們就不收兵!

苟月英 不回去也行，只是不准大吵大叫。选代表來吧。

溫鴻源 选几个呢？

苟月英 四个，一边四个。

孩子們 我选溫鴻源！刘駿！胡霞珍！

郭 獵 （着急地）还有我呐！

孩子們 对，郭獵！

胡霞珍 （挤到窗前）不对不对！她想欺騙我們，問她，几个人选一个代表。

孩子們 对，几个人选一个？他們沒有几个人，我們多極啦！

溫鴻源 說，几个人选一个？

苟月英 （無奈）五个人选一个吧。（对自己人）这小家伙真厉害！

右派大学生們 看不出來。

溫鴻源 （退到窗外較远处）同學們，我們到這兒來选，五个选一个。

〔孩子們围到一堆去了。噁噁喳喳地选着代表，商量怎样打敗他們的敌人。〕

苟月英 （对自己人）大学生我还不一定怕，就是这些小学生不好对付。

一个右派大学生 跟螞蟻一样，說不上什么本領，就是討厭！

〔忽然擴大器的响声从窗外傳來。随着一陣由于震动發出